

伍、 Pinuyumayan 卑南族大獵祭¹

(作者：然木柔巴高揚)

一、緣起

mulaudr i meredek i Papulu

(東抵巴布麓部落)

mudraya i Danadanaw, Ulivulivuk, (Mulivelivek) 'Alripay, Tamalrakaw, Likab (v) ung

(西向有龍過脈、初鹿、阿里擺、大巴六九、利嘉部落)

mutimul i Katripulr(Katra\tripulr) i Kasab (v) akan

(南方是知本、建和部落)

an muami i Pinaski, Puyuma

(北邊則有賓朗、普悠瑪部落)

mutubatibatiya ta

(我們大家一起傳頌)

bulay nanta Pinuyumayan

(我們美麗的卑南族)

——卑南族〈版圖歌〉

很久很久以前，久到葡萄牙人尚未喊出「Ilha Formosa! (美麗之島!)」，西班牙艦隊尚未深入東亞地區，荷蘭東印度公司也尚未成立，漢人尚未橫渡臺灣海峽前，在臺灣這個四面環海的島嶼上，已有許許多多的族群，在此定居了很長很長的一段時間。

在這之中，有一個族群，以其強盛的武力，以及令周邊社群聞風喪膽的巫術，叱吒臺灣東南地區，締造了一個神祕的王國，留下了無數的傳奇。有的人以當時其中一個部落的名稱，稱呼他們為「卑馬巴」；有的人以他們的神話發祥地之名，稱呼他們為「巴拿巴拿樣」；有的人則以當時該族群部落的總數目，稱他們為「八社番」。

現在，幾乎所有的人，都稱他們為——「卑南族」。

而他們自己，希望人家稱他們為 pinuyumayan (比努優瑪樣)。

¹ 本章撰述人為然木柔巴高揚。

(一) Pinuyumayan 卑南族簡介

卑南族，Pinuyumayan，集中分佈於臺灣臺東平原的臺灣原住民族群之一，人口數約 1 萬 4 千多人，總計有 10 個部落，從北到南分別為 Danadanaw（龍過脈）、Mulivelivek（初鹿）、'Alripay（阿里擺）、Pinaski（下賓朗）、Puyuma（南王）、Papulu（寶桑）、Tamalrakaw（泰安）、Likavung（利嘉）、Kasavakan（建和）、Katratripulr（知本）。

因著起源神話與語言極大的差異，卑南族群內分為兩個系統，分別是 Pinaski（下賓朗）、Puyuma（南王）、Papulu（寶桑）所屬的「竹生系統」，以及 Danadanaw（龍過脈）、Mulivelivek（初鹿）、'Alripay（阿里擺）、Tamalrakaw（泰安）、Likavung（利嘉）、Kasavakan（建和）、Katratripulr（知本）所屬的「石生系統」；而 Pinaski（下賓朗）在語言部份屬於石生系統，卻與 Puyuma（南王）有親屬關係，形成分類上的模糊情形。

(二) Pinuyumayan 卑南族社會制度簡述

Pinuyumayan 卑南族，在人類學的分類中，偏屬母系社會。過去，在婚姻上，以男子婚入女方為原則，氏族姓氏則以繼承自母方為主，財產與祭祀權亦是由母系成員來承續；而男性，一旦開始具有第二性徵，即脫離家庭，進入部落的「會所體系」，經歷一連串極為嚴酷的訓練與考驗後，成為部落重要的軍事力量。

而不論男性或女性，卑南族人皆嚴格遵從「年齡階級制」。只要對方年齡大於自己，那就是上級，必須完全服從其命令與要求。同時，卑南族亦有明確的分工體系。

尚未出現第二性徵的兒童，多為其家族女性長輩，在家務與農務上的小幫手。出現第二性徵的少年，則作為部落的儲備戰力，專注於各種嚴苛的軍事和求生技能訓練。他們有自己的歌謠、舞步，並且要辦理自己的祭儀。少年們在這些過程中，將服從紀律、領導協調等能力，深深鐫刻至靈魂中。甚至，在有些部落中，這些訓練皆是由少年們自己籌備、執行，少年會所以外的人，皆不可干預。當他們通過各種考驗，在盛大的成年儀式中成為「男人」時，即成為了部落的常備役，擔負起包含守衛、巡視、作戰、狩獵等部落集體性事務。

而出現第二性徵的女孩，將會開始負擔大量的農務，成為部落強而有力的後勤部隊。過去，卑南族以小米為主要糧食作物。為了提高小米的產量，以及其他農事的效率，部落的女性會依據農作物的生長狀態，組建大型的「小米除草團」，或是小型的「換工團」，透過集體的力量，提高部落的糧食生產量。更值得一提的是，卑南族是全臺灣原住民族群中，唯一除了工作刀之外，女性亦可配戴「獵刀」之族群。

憑藉著此一完整的軍事訓練體系，以及「全民皆兵」的概念，卑南族的男性與女性、成年與未成年，皆能在不同的位置，精準地執行其角色任務，形成了以部落為單位的強悍戰團。

(三) Pinuyumayan 卑南族男子年齡階級

上節提到的「年齡階級制」，也隨著卑南族群內部的兩個系統有所區分，在男性的部分尤為嚴格且細緻。竹生系統所屬的 Puyuma(南王)、Papulu(寶桑)，以及分類上屬模糊地帶的 Pinaski(下賓朗)，這 3 個部落依據年齡，將男子區分成幾個階段，分述如下：

1. trakubakuban 少年

這一階級的男孩子，約為 13-18 歲左右。這個年齡階級又再細分為 maranakan(低年級)和 maradawan(高年級)，大致上對應到國中、高中的年齡。他們會進入到 trakuban(少年會所)進行各項軍事、生活技能的訓練。trakuban(少年會所)的事務，皆由屬於該會所的少年自行決斷與處理，不屬於會所成員的人，包含親友長輩等，禁止干預插手。

2. miyabetan 準青年

完成 trakuban(少年會所)6 年的訓練後，男孩的父母親會為其尋找「教父」，作為其未來人生道路的指引者，而男孩也進入了 3 年的「苦役期」。過去，這個階級的男孩，全身上下僅能穿著一條藍布裙，並要執行部落中最苦、最累的工作，並且有許多禁忌，包含不能唱歌、跳舞。

3. bangsaran 成年男子

完成 3 年 miyabetan 艱苦磨練的男子，將在其教父的帶領下，在年底的祭典完成各項成年儀禮，成為真正的、具有結婚資格的青年，以及部落事務的主要執行者。這個階段又細分為 kitubangsar(新晉青年)、alapalapat(已婚成年男子)。

4. maidrangan 長老

當男性年滿 55 歲(或 50 歲，不同部落有不同的認定標準)，即成為 maidrangan 長老，也是部落重要的意見領袖。maidrangan 的前 5 年，被稱作 lakana(新晉長老)，這階段通常為觀摩學習如何主持部落各項儀禮。

而石生系統的部落，Danadanaw(龍過脈)、Mulivelivek(初鹿)、A'Iripay(阿里擺)、Tamalrakaw(泰安)、Likavung(利嘉)、Kasavakan

(建和)、Katratripulr (知本) 等，則有不一樣的界定方式，各部落間有些微的差異，但大致上如下分類：

1. trakuban 少年

12 歲以下的男孩子，這個階段還沒進入到正式的訓練期，按照家長或是男孩自己的意願，決定要不要進入會所一同受訓。

2. valisen 青少年

13-18 歲左右的男孩子，正式訓練的時期，可以對應到竹生系統 trakubakuban 的階段，但和竹生系統較為不同的是，石生系統的 valisen 多由成年但未婚的青年男子管理與帶領。

3. vangsaran 未婚成年男子

完成 valisen 的訓練和各項試煉，並取得長輩認可後，即可晉階成為 vangsaran，為部落各項事務的主要執行者，同時肩負訓練和教育 valisen 的責任。目前各部落的「青年會」成員，也多以這個階級為主力。

4. musavasavak 已婚成年男子

vangsaran 結婚後，直接默認進入 musavasavak 階級，在這個階段通常會逐漸退居幕後，以家庭為重心，與竹生系統 alapalapt 階級相同。

5. maidrangan 長老

同竹生系統，這個階段的男性，通常為部落的意見領袖，或祭儀活動的主要祭祀者或是主持者。

不論是竹生系統還是石生系統，Pinuyumayan 的男性，其生命階段的改變與身分的轉換，皆是在同一時刻，即年底的 mangayaw 大獵祭期間進行。

二、mangayaw/amiyan 祭儀流程

Pinuyumayan 卑南族尚武的風氣，以及外交的謀略，使其在臺灣的東南區域，打造出了廣袤的勢力版圖。其勢力範圍曾北至花蓮，南至屏東；諸多社群在該時期向卑南族繳納貢物，而卑南族人則保障他們的人身與財務安全，協調處理各項衝突。不論是荷蘭人、漢人乃至日本人，在進入臺灣東部時，最先接觸並建交的，皆是卑南族，也因此成就了「卑南王」此一傳奇，締造出卑南族長達兩百

多年，不墜的輝煌歷史，在東臺灣的歷史上，留下了一筆濃重的色彩。

然而，隨著時代與社會變遷，以上慣習多有改變；比如現今的少年們，皆須進入學校接受國民義務教育，僅能在周末或長假時於少年會所中進行訓練；比如青少年們因求學或工作的關係，僅能在部落辦理祭儀或是大型活動時，才得以接受各項考驗；比如，部分的成年男性紛紛出外工作，不再擔負守衛、巡視或作戰等任務。

但是，即使文化變遷，卑南族人原賴以為生的農耕與狩獵活動，不再是其生活的主軸，小米種植與狩獵活動，卻成為了卑南族文化的重要象徵。這些活動不僅沒有終止，甚至在當代社會中，產生了不同且多元的意義。例如，卑南族女性透過小米的栽種，重新鏈結社群的情感，並搭接出另一種社會安全網。而卑南族的男性，透過參與狩獵活動與相關祭儀，完成他們該年齡階級的任務與考驗，並跨越至下一個階級，在不同身分與位置的轉換之間，貫徹其生存的意志與戰鬥的意識。

因此，每逢 12 月，當冰冷強勁的東北季風不斷吹襲臺灣，太平洋上幽深的黑潮逐漸向臺灣靠近，臺灣幾大溪流的河床上，也漸次鋪上一層層雪白柔軟的甜根子花毯時，不同於臺灣島上的許多人，開始盼望著即將到來的聖誕節，說起中華民國行憲紀念日，或提到世界人權日；卑南族人，不論是留在部落中的，或是分散於臺灣各處的，皆會不約而同地進入「備戰狀態」，千百年來如是。

這個特殊時刻，卑南族人稱之為——「mangayaw」。

mangayaw，大獵祭，其原意具有示威之意。

以往，部落的成年男性，會在此一時期集結成一大型戰團，針對過去一整年度中，曾與部落發生衝突的敵人社群，進行復仇、示警或領域上的宣告，並在過程中進行狩獵，為部落儲備糧食，因此，執行期間通常會長達數個月。

而在少年會所)中受訓的少年們，也會在每年底，成年男性的戰團出發前，辦理 mangayangayaw，少年祭，具模仿與練習大獵祭之意。因此，廣義的大獵祭其實包含了少年祭。

有趣的是，Pinuyumayan 卑南族各部落辦理 mangayaw（或 amiyan）的時程與內容，差異甚大。比如，Kasavakan（建和）會在廣場中央搭建鞦韆，Mulivelivek（初鹿）則會徹夜跳舞，Puyuma（南王）則是新晉青年會挨家挨戶拜訪部落族人。在成年儀禮部分，每個部落也都各有自己的方式、規則與詮釋。因族繁不及備載，本文將僅以 Puyuma（南王）為例。

Puyuma（南王）的 mangayaw 廣義來說，包含了所有前置作業，以及

mangayangayaw 少年祭的部分，時程大約從 12 月第三週開始，直至次年的 1 月 3 日。各項儀式分述如下：²

(一) pubaaw 少年會所整修翻新

pubaaw 在 Puyuma 普悠瑪語中，有「活化」、「復興」之意，11 月下旬至 12 月上旬，會由青年協助少年採集茅草、竹子等，作為少年會所修葺與換新的材料。

(二) semirap 部落空間掃除儀式

舉行活化儀式的隔日下午，祭師、巫師及部落中的幾位老人緊接著進行部落空間的掃除儀式，為祓除一年當中部落族人發生的如死亡或衝突等事，產生的不幸或不淨，普悠瑪語稱為 semirap，為「掃除」之意。舉行儀式的地點，分別在部落三個領導家系（即北、南兩最大領導家系 Pasaraadr 及 Raera，以及領導家系之一的 Arasis）的祖靈屋 karumaan 進行，以及部落北、西、南、東四個邊界角落。

(三) semalikiidr 部落境界拒邪阻凶儀式

第三日下午是在部落四個方向的聯外路口，設置阻止邪侵、保護族人的「拒邪阻凶」的儀式，普悠瑪語稱 semalikiidr，原為「設大門」之意。掃除儀式 semirap 與境界拒邪 semalikiidr 兩項儀式由祭師與巫師聯手，但以男性祭師先行、女性巫師隨後輔強的方式進行。

(四) pubaaw 部落南、北護神石活化復興儀式

第四日的上午，祭師舉行南、北部落護神石 tinuwadrekalr 的活化復興儀式 pubaaw。之後，幾位男性族老帶領一群國中以上的青少年在部落外搭建隔日少年祭 mangayangayaw 青少年進行刺猴的場地。當晚，少年會所成員走訪族人住家嬉鬧 semimusimuk，進行象徵驅邪及傳報新年訊息的活動。

(五) semimusimuk 少年驅邪

少年會所成員在猴祭前一晚間，由成員中的高年級組 maradawan 帶領低年級組 maranakan，挨家逐戶地走訪族人住家，進行象徵驅邪活動 semimusimuk。活動進行當晚，低年級者手持乾香蕉葉，身體及臉部則

² 以下內容引自林娜鈴（2014:19-22）《普悠瑪（南王）temararamaw 的傳承與存續》國立臺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南島文化研究碩士班碩士論文。

被以鍋灰（今以黑墨）塗花，集合等候高年級組的指揮。

少年會所成員首先走訪北邊、再到南邊的最大領導家系祖靈屋進行驅邪，之後，即分成南北兩軍，轉往南北部落族人住家。低年級組在高年級的指揮下衝入族人家中，仆伏於地、同時吶喊 **alra abakay ta ! alra abakay ta ! alra abakay ta !**（來裝滿我們！）。

有人認為透過少年的 **semimusimuk**，可以驅逐或嚇走住家內不好的東西或附近的惡靈，也有族人認為，該儀式有「藉青少年旺盛的生命力為部落注入活力」的期許。

早昔族人將食物、甚至香煙、檳榔等族人嗜食品裝入高年級揸箕者；現在族人則多給予糖果、餅乾、飲料等青少年適宜的零食，近來也有贈送紅包，作為青少年活動基金者。活動因全程由少年吶喊 **alra abakay ta** 的聲音所貫穿，族人因此習以 **alrabakay** 稱此活動。

（六）**mangayangayaw** 少年祭

少年祭 **mangayangayaw** 是大獵祭 **mangayaw** 的模擬，亦可說是過去青少年殺敵的模擬。如今雖然青少年的假想敵——真猴早已換成草紮的假猴，青少年殺敵的膽識訓練也不再強調，會所內由高年級員 **maradawan** 對低年級員 **maranakan** 執行的打屁股，從以往斯巴達式的嚴格訓練手段，變成現在象徵性的過程。然而，文化的洗練、同儕支持的力量，以及共同的成長經歷，依然是許多普悠瑪男子難忘的生命過程。目前，普悠瑪少年祭的進行過程，大致如下：

少年祭當日清晨，部落中一位年長的指導者帶領少年會所代表南北部的成員各數人，分別前往部落北部及南部，向傳說中傳授旱稻種子的祖先祭獻從自家所帶的新米，為這一天的少年祭活動拉開序幕。

青少年前往刺猴場地的途中，也要各派出三位代表南北部落的成員，分別跑步前往南北部落當年度的喪家行「開門」的儀式；少年跑步逐戶從族人家後門進入，在穿出前門時大喊 **pua**，表示破除並帶走喪家的不幸及不淨。隊伍在少年返回後繼續前往刺猴場。刺猴由高年級成員執行，刺殺猴子的目的，除了訓練青少年面對敵人時的膽識，同時也意味著不幸及不好的東西將隨之轉嫁到猴子的身上，並隨稍後進行的棄猴

儀式，將一年中的不幸、不好，隨猴屍一併丟棄及隔離。少年在棄猴儀式完成回到會所後，行晉級儀式。會所內，火塘舊年的灰燼也在當天行清除的儀式。以往最高年級者會將自己在會所期間使用的短棒隨火灰一併拋擲出會所外，拾得短棒者當年可得好運，現在則在火灰拋除後，拋灑 *alrabakay* 時所得的部分糖果給等在會所外的族人撿拾，愉悅族眾。

少年祭當天一直到大獵祭成員自山上返回部落期間的晚上，約莫一週的時間，少年成員要負責照顧會所前的營火；少年也在這期間練習傳統舞步及歌謠，母親則鼓勵家中年齡相仿的少女們，前往會所陪伴男孩們練習歌舞。等待大獵祭成員返回後，少年當年的任務即告完成。

(七) *mangayaw* 大獵祭

mangayaw 普悠瑪語原意有「出草（獵首）」或「獵鹿」之意，今以大獵祭稱之。普悠瑪會所成員在大獵祭期間進行進階及成年儀禮；年度內（前一年大獵祭至今年大獵祭期間）的喪家也在男子狩獵歸來之時，舉行除喪儀式，祛除哀傷、重新恢復部落生活。大獵祭可說是普悠瑪人生命延續與社會秩序重新恢復的重要機制。目前，*mangayaw* 大獵祭相關儀式固定是在 12 月 28 日至 31 日期間進行，過程大致如下：

1. 12 月 27 日

行獵隊伍出發前夕，部落的女性會包裝好食物，分送給要出獵的男性親友，讓他們在野外食用，*Puyuma* 語稱為 *puwasengelr* 或 *puwatabu*。通常，男子狩獵歸來會用所得獵物分贈回報，普悠瑪語稱 *pakasemamangal*。親友間類似此類物質上的親善交流，是 *Puyuma* 部落常見的情形。

2. 12 月 28-30 日

出發狩獵當日清晨，*maradawan* 準備晉升青年的少年會所高年級員迎著曙光接受教父為其圍上 *betan* 藍色的圍布，晉級成為服勞役級，亦即成人會所最低階級的青年 *miyabetan*，成為成人會所 *palakuwan* 的一分子，便立即要跟隨會所成員參與大獵祭，開始為期三年禁絕享樂及服艱苦勞役的訓練階段。

行獵隊伍出發後，祭師在中途以檳榔、小陶珠及甜根子草等祭物設置一用來阻擋不好的東西（如惡鬼及亡靈等）跟隨的人靈分隔界 *lalekawan*，令所有參與狩獵的人車進行跨越此人靈分隔的儀

式。每人並將左手中祭師所給的一粒小陶珠拋向身後，除了加強阻隔的效果，也祈求行獵的順利。

行列隊伍抵達預定的狩獵營區後，將會由 **bangsaran** 成年男子率領 **miyabetan**，就地取材，搭建出一具有防禦功能的環狀營地，並於中央搭設烘烤木架。營地搭建完成，男人們便帶著獵具，由有經驗的長者，傳授青年狩獵技能與野外求生經驗，而 **miyabetan** 階級的男孩們，則負責營區所有雜役，包含所有獵物的解剖與清洗。

而該年度內的喪家，因避忌或不好意思（認為自己不乾淨），依習慣是另闢角落睡臥，不與一般族人共處。

3. 12月29日

當男性在山野間奔行追逐獵物時，**Puyuma** 部落的女性也紛紛至部落鄰近的山林中，挑選竹身挺直、竹葉豐美的桂竹，將其砍下帶回部落，用以搭建 **laluwanan**（凱旋門）；以及，開始尋找花材（現多為購買）、葉材，用以編織卑南族傳統型制的花環。

4. 12月30日

當日上午，**Puyuma** 婦女會集結至卑南遺址公園，以竹子和彩帶搭建凱旋門。在 **Puyuma** 的語彙中，這個行為被稱為 **melipad**，其原意為「製作凳子」，意即女性設置座位給男性休息。依據卑南族的習慣，從野外回程時，不會直接進入部落，而是會在途中選擇一個地方，作為修整，以及進行除穢、除喪等相關儀式之處。每一個部落選擇的地方不同，**Puyuma** 部落近幾年選擇的地方為部落鄰近的卑南遺址公園，在 10 幾年前，**Puyuma** 部落則是在臺東新站前的空地，搭建凱旋門。

Puyuma 的女性將桂竹圍成一大一小的圓環，較大的圓環為主要活動區域，中間還會立一根較粗長的竹子，綴上普悠瑪部落年祭等字樣。在旁側另一個較小的圓環，則是給喪家休息的區域。

搭建完 **laluwanan** 凱旋門後，**Puyuma** 的女性紛紛歸家，開始編織花環、烹煮食物、打包男性親屬的禮服。出獵的男性們陸續回營，將獵物上繳部落，這些獵物將由部落的領導階級，統一分配給每一家戶，尤其是部落中的鰥寡孤獨者。當夜漸深，營地漸漸被散出的柴煙與燻肉香氣籠罩時，**miyabetan** 也聚集起來，手持蘆葦草稈，一邊呼喊著繞跑營地，一邊向營區外丟擲草稈，驅趕邪祟與警告暗中窺視的外人。最後，圍繞著篝火，長老們會開始帶領所有成年男子，吟唱史詩古調 **pairairaw**。

5. 12月31日

為整個祭典中最高熱鬧的一天。

次日一早，男性們以極高的效率，分工合作拆卸與復原營地，整裝下山。miyabetan 扛起教父的行李，一路從遙遠的山區營地，奔跑回部落。耆老們列隊緩緩地走著，青壯年男性們以不停圍繞耆老小跑的方式，護衛著耆老進入位在部落外圍的 laluwanan 凱旋門。

隊伍先於部落外的迎接地 laluwanan 停駐暫歇，並在該處接受婦女親人的迎接及換穿傳統禮服。喪家雖也有親人迎接，但在除喪儀式前尚不能換穿禮服及佩戴花環。

在迎接地 laluwanan，族老圍坐於婦女預先布置搭建的迎凱旋場地內吟唱年祭詩歌，年紀較輕者則圍立於族老外圍守護，並呼應族老吟唱的詩歌。隊伍先停駐於部落外，族人表示有「先散去在外地沾染的穢氣」之意。喪家也在此處接受除喪儀式，把不幸都脫落。返回部落時，喪家由親人帶領加入族人共舞的隊伍後，即是重新被納入族人的團體，可以開始正常地過生活了。除此之外，凱旋歸來的次日，族老並再前往每一戶喪家，為家屬吟唱解哀、祈福的詩歌以慰喪，普悠瑪語稱 benanban，喪家在新年族人歡慶的場合，即可抬頭挺胸、不避忌地開始加入年祭各項歡慶活動。

圍藍布者 miyabetan 三年服役期滿，隨大獵祭結束返回部落時，由為他圍上藍圍布的「教父」卸下藍圍布，再為他圍上黑圍布、戴上草環，成為卸除苦役的準青年 kitubangsar。教父當日必領準青年 kitubangsar 列於舞隊之首，與族人共舞，向族人昭示其已完成三年訓練，已具備真正的青年 bangesaran 的資格。除去草環後，義母（教父的配偶）或女性長輩為準青年 kitubangsar 穿戴鮮艷華美的成年男子禮服、花冠及配飾，而正式晉升為青年 bangesaran，自此，男子即有資格交女朋友、結婚，建立自己的家庭，延續生命。當日晚間，資深的青年 bangesaran 帶領所有新晉階的 bangesaran 到族人家戶（特別是有適婚女子的家庭）去唱歌、拜訪，稱為 mudradrangiya。在 mudradrangiya 的活動過程，將部落新晉階、適婚的 bangesaran 介紹給大家知道。

三、祭儀樂舞

Puyuma (南王) 的歲時祭儀，都伴隨著其專屬的祭儀歌謠。而 mangayaw 期間會出現的祭儀歌謠，大致如下：

(一) 僅吟唱之歌謠

1. palimulimu

少年祭開始的時候，代表南北邊的少年們，相互挑釁中呼喊的曲調，在 Puyuma 族人的概念中不屬於歌謠的範疇。

2. kudraw

少年祭儀中所唱之歌，專用於刺猴、棄猴時之悼猴。

3. irairaw

與出征和獵首相關，會在營區以及凱旋門時詠唱，歌詞不盡相同。通常會由一位長者先以吟誦的方式引詞，接著由另一人以相同歌詞，但起伏明顯的旋律吟唱起調，再由另一人回應，接著眾人一起和音。irairaw 為祭歌曲式，依祭祠性質分為除舊迎新、慰喪解喪等，5-6 種內容名稱，benanban 慰喪解憂為其一。由此可見其內容之豐富，節錄其中幾段 Puyuma 部落陳光榮長老校音，林志興長老翻譯之歌詞：

a irebanu drini a lritekanu drin 斯風凜冽 斯風冷寒
aman(a)y yu irebesan aman(a)y yu baliyan 何風凜冽 何風如此
mau na uur mawu na karayag 潮潮蒸蒸 濕濕沾沾
kemay mama yu kemay isuwanay 從何而來 從何而臨
kemay drakir kemay draya 來自西方 來自西側
kemalinulinung kemarasabasabak 從深谷起 從凹處生

ka'uli'ulid kabungabungan 無從得知 難以識別
maayaw malralramu 重山疊疊 稜線連連
mananayun malralrupus 無止無盡 綿延不絕
makaniyalrebakan makabukelran 坡斜可行 峰峭可進
padadaw(u)lr na maypaaebut 召喚徵集 果敢之士
na maka ibaibalr na maka drenadrenan 順坡而行 沿山而進

4. benanban

Benanban 為 rairaw 內容之一，在除喪儀式中（吟唱以）慰喪時使用。

（二）配合舞蹈之歌謠

1. padu(k)duk

這是一首輕快的古謠，搭配屬於少年的舞步，舞步以近似交互蹲跳的方式進行。

2. tilratilraw

歌詞視當下情境，由吟唱者一句固定的旋律即興編詞。通常會卑南族獨特的舞步，該舞步也是以近似蹲跳的方式進行，但較為緩慢，配合吟唱者的速度進行。曲調和舞步，每個部落都有些微不同。

（三）其他生活或非禁忌之歌謠

依據卑南族的習慣，通常在一首 tilratilraw 過後，會穿插一些較為歡樂的生活歌謠，甚至是近代的族語歌謠，而舞步則有兩步、四步或是八步等變化。

四、祭儀服飾

從老照片中可以看見，過去在服飾的呈現上是較為自由的，通常是依據當時流行的材質與審美。在當代，或許是受到文化復振的影響，也或許是其他因素的關係，卑南族的服飾有了既定的「規則」。除了各部落之間的「規則」有所不同外，因年齡階級制的關係，卑南族的服飾不只在性別上有所區分，年齡上亦有所區隔。本文以 Puyuma（南王）部落為例，將各年齡階級服飾以表格示之如下：

（一）各年齡階級服飾

表 伍 - 1 年齡階層服飾表

年齡	男性	女性
13-15	藍色外罩上衣、黑底白紋短圍裙、紅色腰帶。	白色外罩上衣、十字繡肚兜、黑底白紋過膝圍裙、綠色腰帶、花環。
16-18	藍色外罩上衣、黑底白紋短圍裙、綠色腰帶、腰鈴、白色頭巾。（最高年級	白色外罩上衣、十字繡肚兜、黑底白紋過膝圍裙、綠色腰帶、腰鈴、黑色十字繡綁

	會再配戴禮刀、紅色披肩、花環)	腿、花環。
18-21	藍色短圍裙。	
21 以上未婚	藍色外罩上衣、長鏈型制肩飾、黑色十字繡短褲、綠色腰帶、腰鈴、兔毛踝飾、花環。	
21 以上已婚	紅色十字繡褲片、綠色腰帶、腰鈴、兔毛踝飾、花環。	黑色外罩上衣、十字繡肚兜、紅底十字繡過膝圍裙、綠色腰帶、腰鈴、黑色十字繡綁腿、禮刀、花環。
55-60	紅色十字繡褲片、紅底十字繡無袖外罩袍、長老禮帽、十字繡斜背袋、花環。	
60-75		白色外罩上衣、十字繡肚兜、黑底十字繡過膝圍裙、綠色腰帶、腰鈴、紅色十字繡綁腿、禮刀、花環。
75-90	紅色十字繡褲片、紅底十字繡無袖外罩袍、長老禮帽、長羽飾、十字繡斜背袋、花環。	藍色外罩上衣、藍色七分寬褲、十字繡短圍裙、紅色十字繡綁腿、十字繡腕套、禮刀、花環。
90 以上		黑色外罩上衣、黑色七分寬褲、十字繡短圍裙、紅色十字繡綁腿、十字繡腕套、禮刀、花環。

(二) Pinuyumayan 卑南族的花環

或許也是受到文化復振運動的影響，即使有許多族群亦是使用花環/冠作為頭飾，但 Pinuyumayan 卑南族的花環，卻成為了族群辨識的重要象徵物之一。究其原因，或許是因為卑南族的花環有別於其他族群，除了裝飾的功能以外，在部落祭典與個人生命轉換的儀禮中，皆有其重要的象徵意涵。

以 Puyuma 的男性來說，他們人生中的第一條花環，是在其晉階至 trakubakuban 少年階級中最高一階時，由其母親編織，在少年祭時為他戴上。接著，在他通過 miyabetan 階級 3 年的考驗，即將成年時，他腰間的藍色圍裙會換成黑色的圍裙，並戴上山澤蘭編製的草環。在教父的帶領下跳完成年的 tilratilraw 後，他會換上新晉青年華麗的服飾，頭上的山澤蘭草環，也會換成象徵成年、具結婚與生育資格的花環。

之後，在部落祭典或是其他場合中，隨著年齡的增加，他頭上的花環將會越來越多，不只是其女性親友如妻子、女兒、姪女、外甥女、孫女等，當他開始收養子時，其義子的女性親屬亦會為其戴上象徵榮耀的花環，越德高望重者，其所擁有的花環越多。因此，每逢祭典時，卑南族的長者，不僅是頭上疊滿了花環，連脖頸上也會圍著一層又一層的花環。

而 Pinuyumayan 卑南族人，生命中的最後一條花環，則是在他過世時，由其家人以 asap (排香草) 編製而成，讓祖靈可以循著 asap 的香氣而來。同時，喪家也會在當年度的 mangayaw 中，戴上山澤蘭編製的草環，在男性於 laluwanan 凱旋門中唱完 irairaw 時，由長者為其挑除草環，象徵逝者已矣，憂傷已解。

花環多為女性編製而成，形制上大同小異，多為花葉相互交錯。繩子的部份過去是以輪傘草的纖維製作，現多使用布繩或尼龍繩。花材的部份，大部分喜歡使用紅、黃、白三色，例如雞冠花、菊花、萬壽菊、緬梔、圓仔花、三角梅等，亦有人會從花店購買蘭花或是其他特殊品種的花卉，作為編花的素材；葉材部份，卑南族的女性則喜歡使用蘄艾、羽狀福祿桐或環狀福祿桐。

當代的卑南族女性因工作或學業關係，祭典期間往往分身乏術，因此也有許多族人，開始以塑膠假花編製花環，不僅可長期使用，出席不同場合時，亦能隨時配戴，不需要再費心尋找材料與重新編製花環。

五、Pinuyumayan 卑南族祭儀當代意義

Pinuyumayan 卑南族最盛大的祭典，可以說是以大獵祭 mangayaw 為核心的相關序列儀式。卑南族人除了在大獵祭 mangayaw 期間進行成年的儀禮，年度內的喪家也在此時重新納入部落生活，大獵祭可說是卑南族人生命轉換與再生的重要機制。trembas dra amiyān（「年關突破」）有新年啟始之意，是普悠瑪年祭詩歌中流傳記載、也是長老在大獵祭期間不斷宣告、提示的話語，含有「新的年已經打開了，舊的一切已經過去，大家要抬頭向前邁進」的期許。也因此，有的部落會以 amiyān（年）指稱年底一系列的儀典。（林娜鈴，2014）

因著社會文化的變遷，以及生計需求，大獵祭的執行時間，從數月縮減至一週左右，時間多在聖誕節前後至元旦，執行方式亦以「狩獵」為主。但是，在這一週中，卑南族人卻依舊將過去那些嚴酷的訓練與任務，那些迅捷高效的作戰模式，盡全力地維持下來。完成訓練的少年們，將會在此時晉階到準青年階級；通過考驗的準青年，也會在此時晉階成為成年男性，獲得自由結交異性與結婚的權力；而累積足夠經驗與智慧的成年男性，則得以邁入部落的長老團。

除了許多男性在此刻進入了人生新的階段外，對卑南族人來說，大獵祭也是「除舊佈新」的時刻。卑南族人會透過許多儀式或行動，將過去一年不好的事物送走，藉以迎接嶄新的一年。

但在這歡慶迎接不同人生階段，以及新年新氣象的氛圍中，卑南族人亦會在此時此刻，辦理部落集體的除喪、慰喪儀禮，透過部落族人集體的力量，支持與陪伴過去一年度失去親人的喪家，將他們的悲傷、沉痛送走，讓他們在新的一年中，卸下喪家須遵守的禁忌，回歸原本的生活軌道。

在大獵祭這特殊的時刻中，那些交錯的開始與結束、新生與逝去、喜悅與悲傷，不斷地形塑著卑南族男性、女性的模樣。他們在集體的儀式中，經歷不同的角色與位置，承擔更多的責任與義務；並在各個生命階段中，錘鍊自己的精神與身軀，癒合傷痛，堅定迎向不同的生命課題。

不論是過去以示威為目的，或是當代以狩獵為主的行動；不論部落從以前單純僅有卑南族人居住，到現今許多漢人間雜居住於其中；歷經千百年不同的政體與歷史的動盪，大獵祭各項重要祭儀與程序，依舊完整地傳承至今。

而我們更能從卑南族過往那強盛的勢力版圖，到如今卑南族人活躍於各個領域的狀態，證明這一群名為「卑南族」的人群，其團隊精神、戰鬥意識，以及面對不同挑戰的膽識與敏銳度，皆是因著大獵祭的每一刻，而更為強大！

六、引用文獻

林娜鈴。普悠瑪（南王）temararamaw 的傳承與存續（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臺東大學碩士論文，2014。

七、參考文獻

林志興。〈南王卑南族歲時祭儀中的音樂〉，《原音繫靈：原住民祭儀音樂論文選》。花蓮：原住民音樂文教基金會，2002。

宋龍生。《台灣原住民史—卑南族史篇》。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8。

林豪勳、陳光榮。《卑南族神話故事集錦》。台東：台東縣立文化中心，1994。

陳文德。〈年的跨越：試論南王卑南族大獵祭的社會文化意義〉，《民族所集刊》。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所，1989。

陳文德。《台東縣史卑南族篇》。台東：台東縣政府文化局，2001。

曾建次。《祖靈的腳步：卑南族石生支系口傳歷史》。台北：晨星出版。

八、祭儀相關靜態影像



伍-1 部落女性在大獵祭前夕，putabu（送便當）給男性親友（然木柔巴高揚提供）



圖 伍-2 由部落女性負責在部落外圍搭laluwanan(凱旋門)，迎接自山上回來的男性(然木柔巴高揚提供)



圖 伍-3miyabetan，準青年（然木柔巴高揚提供）



圖 伍-4 山上營區，在這裡進行各項儀式、獵物配、古謠傳誦活動（然木柔巴高揚提供）



圖 伍-5 元旦清晨，耆老挨家挨戶慰問喪家，吟唱慰喪歌（然木柔巴高揚提供）

